

另一种风景——赵起超的《钱塘江》

文/张宏伟

约翰·伯格在《理解一张照片》中说过，“一张照片是在场的证据，也是不在场的证据，往往不在场的比在场的更重要。”¹如果20世纪艺术所面对的核心命题是 What is Art?（什么是艺术？）的话，那么它在21世纪则进化为 Where is Art?（哪里的艺术，也可理解为艺术在哪？）。

中国风景摄影发展到今天，从创作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专题的选择和艺术表达上的“高招”早已穷尽，摄影家们很难寻找到新意和新的突破。赵起超采用617相机全景视野创作的《钱塘江》也许是中国风景摄影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艺术家于涛²认为赵起超的摄影还呈现出一个特点，即对自由不懈的追求。诚如康德所言，“美感是一种自由感”³。

以全景视野来展现被人类生活改变的或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迁的土地。这种雏形最早见于绘画中，曾在19世纪中叶的西欧盛极一时。全景画是一种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其本身就是从描画城市景观、表现城市风貌为开端的。直到相机的出现，上述功能逐渐被摄影取代，两个世纪后的赵起超开始用617式全景相机记录曾被赵孟頫、沈周笔下晕染的《钱塘江》，只不过此时的风景不再是锦绣山河的山水画卷，而是成了历史景观、人造遗迹的现实剧场，但依旧保留了全景画与生俱来的崇高美的审美再现。

摄影的艺术性体现在摄影家如何增加审美功能，让作品变得个人化，不仅具有报道性、纪实性，还有审美性。这种艺术性既反映在画面的形式结构上，也反映在视觉符号的提炼上。观察赵起超取景框中的姿态，可以发现赵起超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构建了独特的姿态美学，这种丰富的姿态在同时期用617拍摄作品的摄影师中极为少见。**他精湛的技术使得《钱塘江》这组617作品每张都无法裁剪**（笔者见过国内很多使用617相机拍摄的照片，要想画面更好必须进行两头裁剪。）这种技术优势更能满足全景画面在表现城市实景和古迹风貌方面的需求，正是这些宏大、晦暗等形式不规则的事物才带来了崇高美的审美体验。

¹ [英] 约翰·伯格(John Berger):《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任悦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7页。

² 于涛，1976年出生于西安，导演、艺术家，直接摄影艺术空间艺术总监。国内最早用617相机创作的艺术师之一。

³ [德] 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8页。

中国的钱塘江流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环境优越。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使得钱塘江流域生成和发展了众多类型多样、特色鲜明、价值典型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具有相对完整的环境形态和突出的人文特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不仅是人类社会变迁的最佳见证，也是区域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赵起超游走在钱塘江城市群与村落群的缝隙之中，无意间建构起了一种“反都市”的当代风景摄影诗学。这些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剧场感，它要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体验到的世界乃是筑基于隐喻之上，而那些非隐喻之物的根源和原因已经无从确知。意义本身已经无家可归，换言之，它处于流放状态。因此，“我们的世界处于辩论的状态，世界本身和我们感知到的表象之间横隔着一壕沟。简而言之，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确定的，所有的旅程都没有终点——实际上只有隐喻在前进。”⁴

可以理解为，赵起超的《钱塘江》并不满足于对钱塘江流域地区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也不沉湎于重复的都市生活，而是把万事万物作为符号和素材，置身于阿多诺⁵所说的“现实的对立面”，通过改变意识实现艺术对社会的影响。人们一直以为照片中的一切应该是真实的再现，不会说谎。殊不知这是摄影的意识形态使然。如果以为自己是在见证真实那就是过分天真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错觉。“你可以抓住事物的表面的真相，但你无法控制由这些表象所构成的意义的自身运转。这也许就是摄影可以给摄影者们带来的最有意义启发，摄影绝无需证明你愚蠢的恶意，但它却会执拗地来证明它的高明，这就是摄影的吊诡之处”。⁶

照片可以是戏剧理念借助照相机化身的衍生物，那么观看这样的理念驱使下拍摄出来的影像，莫不近乎于面对一出拍摄者排演的剧目，原初的真实还剩多少，无从计较也无须计较，观看当时的投入足够。所以赵起超的《钱塘江》绝大部分观看显示了空旷的原野，远离尘世的遗址，寂寥无声的古道，郊外静谧的哀伤——无从交流，所有这些都回应着他通过617相机达到的熟悉的陌生化效果。不仅是描述，重要的是主旨，探寻钱塘江，如同用某种内视力关照自省。

因在现实世界里看够了荒诞演出，成为艺术家的赵起超，运用心智和控制情绪方面都经受了反复历练和考验，视角和表现手法既配合默契又界限分明，他将自己的个性深深烙在自己的每一个题材上，从关注全球化的《拉里贝拉2019》到双城记《大庆》和《青岛》自我审视，再到《钱塘江》中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摄影诗学。艺术家般的想象力既生动又具备确切的定

⁴ Peter Osborne.Traveling Light: Photography, Travel and Visual Cultur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2000:135-137.

⁵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⁶ 《世纪转身——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觉记忆》，顾铮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5页。

位，他的作品蕴涵令人惊奇的新意，其理性而冷静的画面背后，透射出一种激烈的、蔑视一切陈规法度的生命活力。

2025年4月20日

注释：

- 1: [英]约翰·伯格(John Berger):《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任悦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 年，第 57 页。
- 2: 于涛，1976年出生于西安，导演、艺术家，直接摄影艺术空间艺术总监。国内最早用617相机创作的艺术家之一。
- 3: [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88 页。
- 4: Peter Osborne.Traveling Light: Photography, Travel and Visual Cultur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2000:135-137.
- 5: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 6:《世纪转身——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觉记忆》，顾铮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5 页。